

WARRIORS

貓戰士

三力量

◎ 部曲之 II

洶湧暗河
Dark River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
陳順龍 譯



晨星出版



序章

靛

藍天空籠罩著沼澤，凝住夜晚的寒氣。被風吹著的石楠樹叢，在山坡上起伏波動。樹叢間出現貓群的身影，披著被風拂平的毛，從山坡奔跑而下。

在這群貓當中，一隻貓后跟在一隻年輕的公貓後面說：「你確定已經做好準備嗎？」

「我準備好了。」公貓回答，他的綠眼在月光下閃閃發亮。

「落葉，你是我的長子。」貓后低聲地說：「我第一個面對嚴格考驗的孩子。」

「我會沒事的。」
「他受過了很好的訓練。」從他們身後傳來低沉聲音。

「即使受過訓練，也無法阻擋降雨對見習生的威脅。」另一個聲音怒吼著。

落葉抬頭往上看。「但是天空很清澈。」
「我聞到風中有雨的味道，我敢確定。」
貓群中傳來陣陣低聲的警告。

「天空很清澈！」落葉堅決地說，他踏出了這片樹叢然後停住。月光照亮他所在之處，從地面直到岩石底下，翻騰的樹叢中現出一面粗糙的岩壁。

「祝你好運！」

落葉跳下岩壁，輕盈地落在沙地上。他的母親緊跟過去，「要小心！」

落葉跟貓后摩擦鼻尖後，承諾說：「我們黎明見。」

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黑暗的入口，像是岩壁上的傷口。他背脊上的毛豎立著，他從來沒進去過。只有被挑選的貓才能進去這個洞穴。

他步步為營，感覺像要被黑暗吞噬一樣。一定會有亮光能指引道路的！恐懼像上了岸的魚般在胸口翻攪，他奮力想擊退。

這隧道會帶你進入那洞穴的。他心中響起導師的聲音。跟著你的鬚鬚走，它會引導你的。

他的鬚鬚顫動著，感受細微的碰觸，引領著他在狹窄通道前進。

突然間，前方有白色的亮光。在隧道的展開處通向一個洞穴。在那拱型的岩壁上有微弱的月光從頂端的裂縫中灑下。涼涼的水聲在岩穴中迴盪著。

河流？在地底下？

落葉凝視著那將沙地一分為二的寬廣河流。黑色的河水在微弱的光線下閃爍著微光。

「落葉？」

一個嘶啞的貓叫聲讓這隻公貓嚇了一跳。他抬起頭來看是誰在說話，他眯眼看見一隻生物蹲伏在高處月光照射到的突出岩壁上。

是磐石嗎？

這生物の毛皮像鼯鼠的，除了背脊上的幾撮以外，全身其他的毛都脫落了；他那失去視覺的眼睛，像蛋一樣突出。扭曲的爪子扣住牠腳掌下的平滑樹枝。落葉在這樣微弱的光線下，依然可以看到，在那被剝光樹皮的蒼白樹枝上，有密密麻麻的利爪劃出來的直線刻痕。

這一定是磐石。

「我感覺出你很驚訝。」這眼盲的生物沙啞道，「這讓我像被金雀花刺到一樣難過。」

「我……我對不起。」落葉道歉著說：「我只是沒想到……」

「你沒想到一隻貓竟然可以長這麼醜。」落葉難堪地僵住，難道磐石能看穿他的心思？

「貓需要風吹日曬才能讓毛皮散發光澤，不斷狩獵才能將爪子修整磨利，」磐石那如石磨般粗厲的嗓音繼續說：「但我必須待在戰士祖靈附近，牠們已經埋葬在九泉之下了。」

「就是因為這樣，我們感謝你。」落葉充滿敬意的低聲說話。

「不用感謝我，」磐石嘶吼著，「這是我一定要遵守的命運。而且，一旦考驗開始，你能就不會感激我了。」當他說話時，爪子一邊指著劃過平滑樹枝上的刻痕。有些直線刻痕上有橫線劃過，有些則沒有。「那些沒有被劃掉的線，代表那些進了隧道再也沒有出來的貓。」

落葉注視著那些黑洞，像潛伏在洞穴邊緣的嘴。如果不是通往戶外安全的地方，會是通向哪裡呢？到底該選哪個隧道呢？

磐石搖搖頭：「我不能幫你。要成為一個戰士，你必須自己找到出路。我只能獻上祖靈的祝福，送你上路。」

「你不能給我任何建議嗎？」

「沒有亮光，你只能靠你的直覺。跟著直覺走，如果是對的，你就安全了。」

「如果不對呢？」

「那麼你就會死在黑暗中。」

落葉挺起胸膛說：「我不會死的。」

「希望如此。」磐石說：「你知道你不可以再折回這個洞穴嗎？你必須找到直接通向沼澤地的隧道。下雨了嗎？」他突然問。

落葉嗅了嗅。他該說他聞到了空氣中的顫動嗎？那代表可能會下雨。

不。磐石可能會叫他照原路回去，改天再來。為了早日成為戰士，他不想再等了。

他現在就想開始。「天空很清澈。」他說。

磐石再一次比劃過樹枝上的刻痕說：「那就開始。」

落葉注視著突出岩壁比其他大的隧道，而且是往上坡走。是通向高處的沼澤地嗎？這就是他要選的路。

隨著心臟劇烈跳動，他躍過河流，進入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。

黎明前我將成為戰士。他的毛豎立著。我希望這樣。



第一章

「小心！」獅掌用力地揮動尾巴。「影族戰士就在我們後面！」

冬青掌揮動尾巴繞著圈子，豎起她的黑毛，「我來對付他們！」

獅掌快速地看了弟弟一眼，「松鴉掌，聞到什麼了嗎？」

「有更多的戰士逼近了！」灰色的虎斑貓發出警告。他睜大那雙看不見的藍色眼睛示警，「準備攻擊！」

「我們先埋伏起來，當他們穿過營牆的時候再攻擊！」獅掌下令。他轉頭問冬青掌，「你有辦法處理那三個嗎？」

「簡單！」冬青掌縱身翻滾一躍而起，爪子在午後的陽光下顯得閃閃發亮。

獅掌衝向前，蹲伏在多刺的荊棘牆後面
「快，松鴉掌！跟在我旁邊！」

松鴉掌跟過去，擺出預備伏擊的姿勢，
「他們來了！」

一隻虎斑貓戰士從入口快步走進。

「開始攻擊！」獅掌大叫，他衝向戰士，松鴉掌也上前擾亂敵人。入侵者被這一陣突如其來的驚嚇給絆倒，跌在一旁，獅掌還壓在他身上。

「胡鬧夠了！」松鼠飛尖銳的喵聲響徹空地。

獅掌停止在棘爪身上的拳打腳踢，看著母親從荊棘牆口匆匆走來。「我們只是在假裝影族要來攻擊啊！」

松鴉掌也慢慢地停住。「我們就要贏了！」

棘爪站起身來，甩掉獅掌。「埋伏得好。」他說，「但是你們不該在這裡玩的。」

獅掌滑向地面，「這是練習突擊唯一的好地方。」他悶悶不樂地回答。他環顧著這個未完成的窩；荊棘從戰士窩的邊邊突出來，只要突出的樹枝繼續不斷向上形成屋頂，以後就會有一個通道連接老窩和新窩。

冬青掌走向前，不再提假想敵的事：「我們並沒有妨礙到誰啊。」她迎著風整理她的毛，讓毛再度蓬鬆起來。**新葉季**的陽光帶走了洞穴的寒意，但是午後從山上吹來的微風，讓獅掌感覺到枯葉季才剛過不久。

「如果每個見習生都決定要在這裡練習打仗怎麼辦？」松鼠飛詢問著，「這些牆壁很快就會被破壞，那麼樺落和灰紋的努力就毀了。」

「在你和其他見習生成為戰士之前，我們還需要擴充戰士窩。」棘爪補充說，「現在的窩太擁擠了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們懂了！」松鴉掌抬起下巴說。他的毛弄亂了，還有一片片的葉子黏在上面。「看看你！」松鼠飛舔舐松鴉掌耳朵之間的毛，「把自己弄得這麼髒。」邊責備邊說：「而且我們馬上要出發去參加大集會了！」

獅掌趕緊在母親動手前，開始清洗他胸前的枯葉灰塵。

松鴉掌避開松鼠飛的舌頭，「我會自己整理啦！」他抱怨著。

「隨便他們吧，」棘爪跟他的伴侶貓說：「我想在出發前他們會學乖的。」

「當然。」獅掌承諾道。絕不能讓其他族的貓看到他像一隻刺蝟一樣。這將是他們三姊弟首次一同出席大集會。「松鴉掌，我們期待好久了不是嗎？」

松鴉掌的尾巴輕輕拂動著。「嗯，對呀！」

獅掌收回爪子。為什麼松鴉掌總是這麼愛生氣？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大集會，他一定很期待。他已經錯過兩次了，一次是因為被處罰，一次是因為巫醫工作的關係要留守營地。獅掌很了解他的弟弟，除了眼盲以外，其他的貓能做的事，他也能做——包括參加大集會，這點對他非常重要。

「趕快！在被火星發現以前，快離開這裡！」松鼠飛催促著孩子們往出口移動。「去獵物堆找些東西吃，還有漫漫長夜等著你們呢。」

一想到大集會，獅掌的尾巴就興奮得豎起。他幾乎已經聞到島上松樹的氣息了。

但冬青掌的眼中閃過一絲憂慮。「希望別族的貓不會再挑我們毛病。妳知道蜜妮會去嗎？或許她這次應該避開。」

兩個月前，當灰紋返回族裡時，帶回他的新伴侶蜜妮，一隻寵物貓，那是他被兩腳獸抓住時遇到的。在尋找族貓的危險旅程中，她幫助他順利來到新家園。蜜妮的背景很容易成為其他族的笑柄，因為不是部族貓血統而被奚落，但在雷族她並不是唯一的寵物貓。

「蜜妮會自己照顧自己的。」松鼠飛說。

「而且，競賽似乎已經擺平了這一切。」棘爪接著說。

「但是能維持多久呢？」冬青掌喵聲道。獅掌知道姊姊從來沒有相信過，白天舉行的大集會能使貓族之間的嫌隙癒合。四族在友誼賽中切磋技能，讓見習生彼此較量，希望轉移各族之間日益增加的不信任感和邊界的緊張情勢。而獅掌對那天的印象深刻，是因為他和風族的風掌掉到一個獾穴中，幾乎被沙子淹沒窒息而死，幸好被松鴉掌及時發現。

「妳總是不滿意這不滿意那的。」松鴉掌向冬青掌抱怨。「好像一隻神經質的貓頭鷹。」

「現在是**新葉季**了，」松鼠飛說道：「到處都是獵物，各族間應該不會那麼劍拔弩張。」

冬青掌看了松鴉掌一眼說：「有些貓就是肚子都吃撐了，還是愛找麻煩！」

「好了，別說了！」松鼠飛用鼻子碰碰冬青掌說，「去吃些東西。」

「我說的都是實話！」冬青掌往前走，但是松鴉掌撞了她一下趕在前頭，冬青掌叫著並瞪著松鴉掌走回巫醫窩的背影。「他故意撞我。」獅掌動動鬍鬚逗她說：「妳能單爪打敗三個影族戰士，可是弟弟逗弄妳一下，妳就像小貓一樣吱吱叫。」

冬青掌的尾巴輕拂過獅掌的鼻子說：「你自己也會吱吱叫啊！」

「從育兒室出來我就沒再吱吱叫過！」

冬青掌調皮地把眼睛眯起來。「要不然我咬你一下，看你多勇敢？」

「那妳得先追得到我再說吧！」

獅掌衝出去，冬青掌在後追趕。「接住！」他突然減速停在獵物堆旁，叼起一隻老鼠拋向追趕上來的冬青掌。「咬這個吧。」



一輪滿月浮在藍黑色的夜空中。前頭的湖面升起一座島，島上的樹枝在星空下搖曳著。

獅掌在冬青掌旁邊，沿著佈滿碎石的湖岸走在貓群裡。他看了松鴉掌一眼。弟弟在這不熟悉的地面上抽動著鼻子聞來聞去。有時候葉池會側身摩擦松鴉掌的身子，引導他繞過尖銳的石頭和突出的樹根。

他該跟松鴉掌警告前方有一座樹橋嗎？那非常滑，獅掌第一次走的時候都差一點掉下來。

冬青掌在他身旁喵著，「如果能看到柳掌就好了。」

「柳掌？」他心不在焉地回應著。獅掌在這次大集會唯一想見的是石楠掌，她是風族一個可愛的見習生，有著一雙迷濛的藍眼睛。他嘆了一口氣。

「你在想什麼？」冬青掌碰了碰他，「想得都出神了。」

「呃，松鴉掌，」他很快的回答說：「我在想他過得了樹橋嗎？」

「別讓他聽到你這樣說。」冬青掌警告著。

突然獅掌感覺到冷水滲到他的爪子，火星已經帶領他們來到河族邊境的沼澤了。沙暴緊

跟在火星之後，棘爪和松鼠飛走在蜜妮和灰紋旁邊，樺落和塵皮在後頭小聲的說話。榛掌聽從導師的話，莓掌卻閃來閃去在草堆間聞東聞西，好像隨時要衝出去獵食。

「這是河族的領土。」冬青掌低聲說，提醒莓掌不要在別族的土地上捕獵。

「我知道，」莓掌反駁，「看看總可以吧。」

「你最好是看就好哦。」

灰紋高聲說：「火星？」接著說：「看來冬青掌要取代你的領導位置了。」

獅掌瞄了姊姊一眼。心想這是灰戰士以溫和的方式提醒她不要愛管閒事嗎？

「由她去吧，」火星答道，「等她長再大一點，我才需要擔心。」

「喂！」冬青掌氣得膨起全身的毛，「我只不過是在提醒他。」

火星在路上停下來，所謂的路其實是倒在湖畔和島之間的樹木，盤根錯節像蛇一般露出水面。樹皮上還留著風族和影族的氣味；看來他們已經到了，獅掌豎起了耳朵，喵喵聲依稀從島上傳來。沙暴敏捷地跳過樹根和樹結到了對面，其他的貓一一跟上。獅掌向後站，看著冬青掌跟在榛掌之後。

「獅掌，幹嘛不走？」冬青掌站穩之後說。

「當然要走。」獅掌回答。

「他等在後頭是怕我掉到水裡。」松鴉掌在獅掌後面這麼說。

「那是因為我第一次也差點掉下去，」獅掌緊接著解釋，「爪子一沒抓好就很危險。」

松鴉掌走到樹根糾結在一塊的地方，用前爪摸索前方的路。

「往這兒，」葉池叫著，跳過松鴉掌停在樹幹上，「不會太高。」

松鴉掌抬高鼻子聞了一下，判斷他的導師離他有多遠。接著用後腳撐起，用爪子摸索前進到導師身旁。突然，他前腳打滑。

看到松鴉掌向旁跌去，獅掌的心糾了一下。葉池急忙衝向前，但松鴉掌已經用前爪攔住腐木，甩動尾巴保持平衡。獅掌壓抑住想幫忙的衝動，而此時松鴉掌也已經爬過他的導師，沿著樹幹前行。葉池蹣跚在旁，屏氣凝神全身緊繃，松鴉掌如果再跌一跤，她就要隨時上前救援。一步接著一步，這盲目的見習生就這樣緩緩的在橋上摸索前進。

「往這跳，松鴉掌！」冬青掌在岸邊遠處叫著，「這兒的沙子雖然軟，但沒有障礙物。」松鴉掌縱身一躍，落地的姿勢不是很好看，但馬上就站穩了。

獅掌這時才感到如釋重負。

「獅掌，快點！」

莓掌想要超越，獅掌躍向前擋住路，因為一前一後跟得太緊，樹幹有些晃。

「快點！」莓掌催促著。

獅掌的後腳跟感覺到夥伴的呼吸，要他走快一點，他步步謹慎在樹幹上快速前行。

「急什麼！」蕨毛警告的喵聲就在他們身後不遠處響起。但是莓掌還是繼續緊跟在後。

「不要再這樣慢吞——」見習生的喵聲突然轉為尖叫。

獅掌轉頭瞥見他滑落樹幹，乳白色的身影正要墜落到黑水。

蕨毛撲向前咬住莓掌的頸背。莓掌在空中扭動擺盪著身體，腳掌亂抓，他那濃密的奶黃色

尾巴尖端，在湖面劃開陣陣漣漪。

「別亂動，」蕨毛從緊緊咬住的齒間發出警告，金棕色的戰士肌肉緊繃，把莓掌提上樹幹，「不是告訴過你不要急嗎？」

獅掌眨眨眼，感謝星族，還好掉下去的不是我！他轉身繼續往前走，很高興莓掌不再千方百計地想要超越他。有股新鮮的河族氣味從岸邊飄過來，他們一定巡邏到湖的這一邊了。獅掌的視線掃過岸上，但沒看到半點跡象。

當他與莓掌、蕨毛、灰毛終於跳上岸，火星喊道，「大家都準備好了嗎？」

群貓點點頭。火星以尾巴示意，大家開始走進樹林。

獅掌看著冬青掌黑色的背影消失在樹叢中，當他準備追上她時，他的腳掌興奮地顫動著。

但是松鴉掌卻一動也不動地盯著樹林。他在緊張嗎？

「那只是樹林，」獅掌為了使他安心說道，「只要穿過去，空地就在不遠處。」他的尾巴靠在松鴉掌身邊，並感覺到弟弟的毛皮底下有一身強壯而又精瘦的肌肉。

「過來啊，你們兩個！」冬青掌從樹林衝回來，「你們在磨蹭什麼？」

「在計畫怎麼登場。」松鴉掌輕彈了一下尾巴，向前邁進。

「影族和風族已經在空地那兒等著了，」冬青掌轉頭向後說，「可是河族還沒到。」

「他們在路上，」獅掌說。「我剛在樹橋上聞到了。」

松鴉掌舉起鼻子說，「你說得沒錯，」他的鬚鬚抖了抖，「但事情有些不尋常——。」獅掌張開嘴再聞一聞河族的氣味。看來跟平常沒兩樣。「會不會是魚吃多了。」他猜。

「我們最好搶在前頭。」冬青掌催促著大家穿過樹林，到達空地邊緣。

當他們出現在空地時，松鴉掌聞了聞。「每次都會有這麼多貓嗎？」他低聲地說。

獅掌看著空地上擠滿戰士、見習生、巫醫，這對他來說像是一場普通的大集會。石楠掌也在這裡嗎？

「嘿！寵物貓！」

白尾，一隻風族的母貓，衝向蜜妮。她的見習生，風掌，有雙平平的耳朵，也緊跟在後。獅掌張開利爪，準備防衛保護他的族貓。

「嗨，蜜妮！」白尾和蜜妮摩擦鼻尖，然後尾巴纏繞在一起像是老朋友一樣。

獅掌收回爪子。

「他們彼此認識嗎？」冬青掌驚訝地張大了嘴問。獅掌聳聳肩。

風掌睜大眼睛看著，當他的導師與蜜妮分開時還對她眨眨眼說：「謝謝妳上次競賽時給我兔子。」她說：「妳就像同族貓一樣分享食物。」

蜜妮點頭說：「那是個分享的日子。」

「看來競賽還是有它的好處。」冬青掌對獅掌低聲說道。

但是風族的裂耳，就眯著眼睛盯著蜜妮看，顯然不喜歡看到他的夥伴跟一隻寵物貓交談。枯毛也在看，毛皮豎立著側身跟同族的夥伴竊竊私語。

風掌什麼話也沒說，只是離開他的導師穿過這熱鬧的空地。莓掌和榛掌正和一群影族和風族的見習生聊天。當風掌加入時，獅掌毛豎立著好像有所期待，石楠掌白色的身影也會出現在

其中嗎？他沒看到她。

「你為什麼這麼失望呢？」松鴉掌問。

獅掌看了他一眼，「失望？」松鴉掌總是這樣冷不防地看穿他的心思，「我哪有！」

「曠野上的老鼠都聽得到你垂尾喪氣的聲音。」松鴉掌說。

「我在想會不會和誰遇上。」獅掌承認。

冬青掌豎起耳朵，熱切地說：「你想見石楠掌！」

「是你自己想見獅掌吧！」獅掌反駁，因冬青掌的指控而豎起了毛。

「這是兩回事。」

「根本就一樣，」獅掌抗議。「我們只是普通朋友。」當他說話時聞到一陣熟悉的氣味，石楠掌正朝著他飛奔而來。

「獅掌，你來了！」

他心裡一震，緊張地看一下松鴉掌。是不是連心跳都被他聽得清清楚楚？獅掌隱藏起興奮，像先把獵物埋起來待會再享用一樣。「石楠掌妳好！」獅掌若無其事地打招呼。

「你見到我好好像不是很高興的樣子，」這隻風族貓抖了抖耳朵。「我一整季都認真表現，所以鴉羽不得不帶我來。」

表現得這麼冷淡，獅掌感到一陣罪惡感，不過一陣憤怒又從腳掌升起，我幹嘛要有罪惡感？她不過就是個朋友。「很高興妳來了。」獅掌說。

冬青掌搶在前頭，跟石楠掌互碰鼻尖，「星族又給我們好天氣。」她很有禮貌地打招呼。

「妳把弟弟帶來了！」石楠掌見到松鴉掌眼睛一亮。獅掌忌妒得背脊像被一陣冰涼的冷水澆灌一般。他真希望石楠掌當時不在場，沒看到松鴉掌把他從墮陷的獾穴救出來的樣子。

當松鴉掌沒好氣地說，「沒貓帶我來，我是跟大家一起來的。」獅掌簡直感激得不得了。

「那當然！」石楠掌立刻回答。「我知道你可以自己旅行。不過——」

「松鴉掌！」葉池即時地呼喊，讓石楠掌避免掉慌亂道歉的尷尬。「過來跟大夥在一起！」她跟吠臉和蛾翅在一起。

獅掌看著松鴉掌一步步走向其他的巫醫貓。「妳別管松鴉掌，」獅掌跟石楠掌說：「他脾氣跟獾一樣壞。」

「誰脾氣壞？」

獅掌豎然停住看誰在說話。看到風掌緩緩走向他們的時候，獅掌的心往下一沉。

「妳不會是想浪費時間跟這兩隻貓一直聊下去吧？」這隻黑色斑點的風族見習生在石楠掌身旁坐下來。「藤掌和鷹掌剛剛還跟莓掌比賽誰跳得最高。」他舔舔前掌然後拂過耳朵。

「那你怎麼不去看？」石楠掌說道。

「那妳怎麼不跟我一起去？」風掌的眼神帶著挑釁。

獅掌聽到蕨類植物娑娑的聲音，還聞到一股熟悉的味道。「河族到了。」他說。

冬青掌在獅掌身邊墊起腳跟看著河族排隊走進空地。

但事情不太對勁。他們尾巴下垂，耳朵向後倒。松鴉掌在獅掌耳畔低聲說，**事有蹊蹺**

——。

冬青掌眯眼一瞧說，「豹星不是很高興。」

這隻金色的虎斑貓與火星打招呼，但是尾巴卻不安地擺動，環顧四周。

「冬青掌！」柳掌向前來打招呼。「我不能久留。」這隻河族的巫醫見習生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「我得去找蛾翅，先過來跟你打一下招呼。」

「沒什麼事吧？」冬青掌問，「你們族裡，我是說，你們看起來全都有點——。」

這時候鴉羽加進來了。獅掌的鬚鬚沮喪地抖了一下。難道他就不能跟石楠掌獨處片刻？

「石楠掌，」鴉羽輕快地說，「妳為什麼不去見見其他族的見習生呢？趁機會多認識一些貓。」鴉羽的眼神迅速飄過獅掌和冬青掌。

「走啦，」風掌催促著，「去看看藤掌是不是能跳贏莓掌。」

「石楠掌望了獅掌一眼聳聳肩說，「那好吧。」

獅掌尾巴掃過身後佈滿松針的土地，眼睜睜地看著鴉羽和風掌把石楠掌帶走。

「所有貓族在星空底下集合！」

黑星響亮的喵聲從大橡樹傳來。四族族長並排坐在最下面的樹枝，月光反射他們的輪廓，而眼睛在月光下閃爍著。獅掌緊跟著冬青掌，她跟著族貓向前推進，然後坐在蕨毛身邊。獅掌擠到她前面去，坐在灰毛旁邊。

「嘿！」冬青掌嘶嘶的叫著：「頭低一點，我看不到。」

獅掌蹲低了點，他這才發現這一陣子，他長得比他姊姊太多了。

「影族有好消息要告訴大家，」黑星宣佈：「褐皮為我們添了三隻新生的小貓。」

貓群間響起此起彼落的恭喜聲，其中最大聲的是松鼠飛，「褐皮，太棒了！」

黑星接著說，「他們的名字是小焰、小曦、小虎！」

當這老戰士的喉嚨發出小虎的名字時，突然一片鴉雀無聲。獅掌眨了眨眼，大家怎麼還是這麼害怕虎星，那只不過是個久遠記憶？他們都跟貓頭鷹一樣迷信。

「如果是褐皮的小孩，」他轉頭跟冬青掌低聲說道：「那就是我們的親戚！」在別族有親戚，感覺蠻奇怪的。這是第一次他試著站在父親的立場去感受褐皮的存在。她是棘爪的姐姐，但是她的命運卻和外族連結起來。在未來的戰鬥中，需要和她面對面嗎？

「還有其他事要報告嗎？」火星的聲音把獅掌從思緒中拉回來。

「我錯過了什麼嗎？」獅掌轉頭看了姊姊一眼。她搖搖頭，但眼中卻帶著一絲憂慮。

黑星捲起尾巴裹在腳掌前，看起來心滿意足的樣子。一星的頭撇開，表示沒什麼要說的。

火星點點頭說：「雷族也都很好。」他轉頭對河族族長說：「豹星？妳還沒有發表。」

「沒有什麼要說的，」她簡短地說道：「魚又回到湖邊，狩獵很好，我們這一族很好。」

「聽妳這樣說我很高興。」火星回答。

「那麼大集會結束。」豹星宣佈。

當族長們從大橡樹的矮樹枝上跳下來時，各族的貓也開始步行離開。獅掌伸展全身，久坐不動之後感覺有點冷。

榛掌用鼻尖碰碰他，「影族新增了三隻貓！」她說道：「我們得加緊訓練才行！」接著她跟著夥伴穿過空地。

獅掌很快地跟過去。「他們只不過是小貓而已。」

「小貓也會變成戰士！」榛掌提醒他。

獅掌感覺到冬青掌靠近到他，她的毛豎立著，「你覺得有一天我們得跟他們戰鬥嗎？」她焦慮地低語著。

「我們現在先不要談論打仗的事。」松鼠飛早就在他們身旁聽到了，「那三隻小貓不管對任何一族來說都是祝福。」她顯然對這件事非常高興。

葉池也跟上來，松鴉掌也在一旁。「我上次見到褐皮時就注意到她懷孕了。」

松鼠飛很驚訝地說：「妳怎麼都沒提過。」

「都是星族的安排，輪不到我來說。」葉池回答。

「而且，這不關妳的事！」一個沙啞的喵聲把他們嚇了一跳。

獅掌轉頭看到花楸爪，一隻薑黃色的影族戰士，眯著眼睛瞪著他們。他**一定就是那些孩子**的父親。

松鼠飛也回望他說：「恭喜啊，花楸爪，有三隻健康的孩子真是一大祝福。」

花楸爪嘸著嘴咆哮著：「三隻健康的貓、影族生的。」

「如果他們能一直對原生部族保持忠誠，那才能算是祝福。」松鼠飛犀利地回答，她的脾氣也爆發了。

花楸爪發出了低聲的吼叫。

葉池這時介入兩個戰士之間說：「沒有必要爭吵。」

「他只是說出事實。」

誰在說話？獅掌四下張望。是風掌！他站在父親身邊。

鴉羽的眼睛正盯著葉池閃閃發亮：「風掌，別忘記，雷族現在正流行混血。」
葉池的頭猛然向後，好像被鴉羽的爪子刮了個耳光。她很快地轉身離開。

「他說得好像雷族做錯什麼似的！」獅掌伸出利爪，這時他感覺到母親的尾巴滑過他。

「走吧，獅掌，別忘了協定。」她推著獅掌走向空地邊緣，遠離鴉羽、風掌和花楸爪。

獅掌轉頭盯著那三隻貓，他恨不得可以不管那什麼愚蠢的協定，將每隻貓都撕掉一塊皮。

「獅掌！」石楠掌跳向他。

「什麼事？」獅掌面對著石楠掌停下來。松鼠飛也站在一旁。

石楠掌抬頭對她說：「我可以跟獅掌說一下話嗎？拜託。」

松鼠飛動了動耳朵，還是點頭答應道：「不要太久喔！」於是她跟著葉池、冬青掌和松鴉掌走進樹林。

「請你不要生氣，」石楠掌請求道：「鴉羽的脾氣一直都是這麼壞，而風掌也自以為他已經不是戰士了。」

「但是妳也聽到了，他們是怎麼批評雷族的血統！他們就是不肯罷休，對吧？」

「或許他們不能，但我們可以嗎？」石楠掌的眼睛一亮，「我有個計畫。」

「回敬他們一次？」

石楠掌眼睛一亮。「當然不是！他們是我的同族夥伴！」她彈了一下尾巴說：「我的計畫

是截然不同。」

獅掌把頭側到一邊，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與其等到下次大集會，我們難道不能提前碰面？」

「提前？」獅掌語帶驚訝地說。但是未經允許和他族貓碰面，難道不是違反戰士守則嗎？

「明天晚上。」她低語。

「要怎麼做？在哪裡？」

「在樹林邊界。靠近紅豆杉那裡。我們可以趁夥伴們睡覺時溜出來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石楠掌抖一抖鬍鬚說，「來嘛！一定很刺激，我們又不會害到誰。」

獅掌胸中忐忑不安充滿了罪惡感，但石楠掌的一雙藍眼睛充滿希望地看著他。聽起來真的很好玩。他可以說他一直有夜間練習狩獵的習慣，而且石楠掌說得對，不會造成什麼傷害，不是偷獵物也不是刺探。如果夠小心根本不會有貓知道。我還是忠於本族也沒怠忽職守。

他向石楠掌眨了一下眼睛說，「好。」



第 二 章

冬

青掌夢到她正在雨中穿越鋪滿落葉的森林。她看見柳掌的斑紋穿梭在林木之間。

河族的巫醫見習生跑得很快，總是超前幾步。

「等等我！」冬青掌喊道，「我有話問妳。」

「追得上我再說！」柳掌回答。

冬青掌追得更急了，她的腳掌在泥濘中滑
行，但柳掌總是超前一個尾巴。

「河族是不是發生什麼事？」冬青掌大喊。

「雨太大聲，我聽不到。」

「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了！」

雨越下越大，打到地上的落葉又彈起來。

「柳掌！」

「除非妳追上來，要不然就不跟妳說。」

「妳停下來！」冬青掌在傾盆大雨中謎起

眼睛，「柳掌？」

柳掌不見了。

冬青掌獨自在溼答答的森林裡。

她睜開眼睛，雨正打在貓穴的頂端，並沿著紫杉樹枝上的枯葉滴進貓穴中。冬青掌發抖著挪動身體朝洞穴深處的苔蘚移動，但卻壓到一團溼溼的東西。是獅掌。

冬青掌把他推開，「移過去一點，你全身都是溼的。」

獅掌又滾回她身邊。

「獅掌！」她站起身，定睛看著弟弟。晨光從枝椏間透下來，剛好可以看清楚這隻熟睡著的貓的毛色。獅掌渾身溼答答的，好像整晚在外頭淋雨。冬青掌狐疑地打量著他。也許他是出去上廁所又溜回來睡覺。

她打了個呵欠伸展身子，尾巴顫動著，真是冷到骨子裡。鼠掌、莓掌和蜜掌不管外頭下雨，都還熟睡著。罌掌和榛掌的床位是空的，但是他們的氣味還在；一定是去黎明巡邏了。

「是冬青掌嗎？」煤掌抬頭睜開眼睛說，「雨把妳吵醒了嗎？」

冬青掌搖搖頭說，「是被獅掌吵醒的，」她說，「他全身都溼透了。」

「妳是說雨下那麼大他還跑出去？」煤掌用前爪揉一揉眼睛。

「好像是。」冬青掌好奇得全身發癢。獅掌的舉動怪異已經不是第一次。就在幾天前獅掌也是黎明前溜回洞穴把她吵醒，藉口是去上廁所，但是他身上明明有樹葉的味道，像是去了林子深處，不只是去了沙堆。而且獅掌回答得又快又急，好像怕冬青掌刺探，早就想好答案。肯定是去搞什麼名堂。

煤掌肚子咕嚕咕嚕叫，「不曉得獵物堆還有沒有東西吃？」

「應該還有昨晚剩下的，」冬青掌說，「咱們去瞧瞧。」

她在睡著的同伴之間找路走到出口，幾乎看不到獵物堆，因為天色未亮，雲多雨急，空地上的泥淖被雨打得像跳起舞來。

煤掌湊到她身旁說，「我們用衝的。」

「好。」冬青掌眯起眼睛一躍，出了洞口。

蹣跚在擎天架下避雨的暴毛和溪兒，正在分食一隻溼透了的知更鳥。

「這種天氣連河族都吃不消！」暴毛打著招呼。

冬青掌停了下來，眨眼擠出雨水說道：「我現在知道當魚是什麼感覺了！」

煤掌從她身旁走過。

「別坐在那裡像隻嚇呆的兔子，冬青掌，」溪兒催促著，「找地方躲雨！」

冬青掌緊跟在煤掌之後，當她到獵物堆旁停住時，就像用噴的一樣抖落一身髒水。有些肉塊被泥裹住。她叼起一隻看來不怎麼樣的老鼠，走到巫醫洞穴旁茂密的荆棘叢底下。

「好噠！」煤掌從嘴邊放下一隻還在滴水的鷓鴣，開始把身上的水抖掉。冬青掌被水濺了一身都是，壓平了耳朵。

「對不起，」煤掌蜷曲身子咬了一口鷓鴣，「根本是在吃土。」她邊說邊嚼。

營地裡好像開始有些騷動。刺爪繞著空地邊走邊打呵欠，塵皮跟在後面。冬青掌把最後一口老鼠肉吞下。火星從擎天架的洞穴出來檢視營地。從戰士窩中一躍而出的棘爪與火星在懸岩上會合，然後一同消失於火星的洞穴中，在他們低垂的尾巴身後，大雨不斷落在崖壁上。

鼠毛從金銀花垂墜的長老窩往外頭一看，嫌棄地哼了一聲又走進去。灰紋從戰士窩裡面晃

出來，一身濃密的灰毛貼住身體，衝到獵物堆銜了兩隻鳥，又衝回自己的窩。

蕨毛從戰士洞裡走出來舒展全身，接著站直並理一理金色的毛。「冬青掌？」他眯著眼看她，雨水從他鬍鬚流下來，「是妳嗎？」

冬青掌從荊棘叢下走出來打招呼，「我剛跟煤掌在吃東西。」

「嗯，要是吃飽了就和我不一起去打獵。」

冬青掌高興得不得了，打獵可以讓她身體暖起來。「煤掌也可以一起來嗎？」她問。

煤掌搖搖頭說：「雲尾要我負責打掃長老睡覺的地方。」

「那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就帶一隻新鮮老鼠回來給妳。」冬青掌承諾道。

「帶一隻沒泥土的，拜託。」煤掌低聲喵喵著。

「冬青掌，走吧！」蕨毛已經奔出去了。

冬青掌追著蕨毛走上陡坡往林子裡去。這時雨勢漸歇，冬青掌終於有辦法睜大眼睛。前方樹木越來越濃茂，在森林深處松樹也開始長出新葉。影族的領土就在這條路上。冬青掌想起新生的小貓——她的親戚——就在邊境外的營地裡。如果他們有共同的血緣，是不是也會有相同的氣味呢？決定氣味的是血緣還是部族呢？要如何分辨是誰留下的氣味？

「蕨毛？」

蕨毛在潮溼落葉上停下腳步，轉頭向她，眼光裡閃著希望，問道：「妳聞到獵物的味道嗎？」

冬青掌搖搖頭說：「我只是在想……」她試著想找出適當的字眼來解釋內心的不安。

「想什麼？」

「嗯，我在想……」

蕨毛把雨水從鬍鬚上抖掉。「我的老天啊！到底是想什麼？」

「如果影族新生的那幾隻小貓是我的親戚，如果戰事發生，我也必須和他們對打嗎？」

「當然，如果他們威脅到雷族。」蕨毛繼續走向森林，在潮溼的地面尋找獵物的氣味。

冬青掌緊跟上他。「但如果是雷族威脅到他們呢？我覺得這樣不公平！」

「我們怎麼會那樣？」蕨毛邊說邊擺出匍匐的狩獵姿勢。

「我只是說如果？難道我不該對我的親戚也有些責任？」

「真正的戰士會不顧一切的效忠本族。」蕨毛的後掌開始往前推進，準備向前撲。

「你不能傷害和你有相同血緣的貓，」她爭論著。「妳是說有比戰士守則更重要的嗎？」

蕨毛說。冬青掌惶恐地眨著眼睛，「如果真是這樣，我們怎麼知道什麼是對的——。」

「噓！」蕨毛要她安靜，不遠處有一棕色的身影正逃回地洞。

蕨毛起身，怒視著他的見習生。「可不可以不要再想什麼戰士守則，只要跟緊獵物？妳的

同伴正在挨餓，妳應該想辦法讓他們填飽肚子，而不是在這個時候想什麼對錯的問題。」

冬青掌的尾巴垂得低低的。他說的沒錯，她把可以餵飽同伴的獵物嚇跑了。「對不起，」

她喃喃低語。

「現在別再問問題了，開始找東西帶回營地！」



冬青掌比平時更努力的狩獵，帶回了三隻老鼠。蕨毛領著她穿過荊棘隧道。他把口中叼著的烏鴉放到獵物堆上，已經有其他狩獵者先補充食物了。

「妳做得很好，」他恭喜她。能夠將功贖罪，她總算鬆了一口氣。「現在回到妳的窩裡把自己弄乾吧！」他建議著，「我會把食物拿去給鼠毛和長尾。」

雨停了，但樹林中的水珠還是滴滴答答的。冬青掌走向見習生窩，裡頭只有獅掌還在睡覺，他那金黃色的斑紋還隨著呼吸起伏著。他怎麼能夠在大夥兒都在忙的時候，在這裡睡大頭覺呢？

「獅掌，灰毛難道沒有派給你任何工作？」她生氣地問。

「呃？什麼？」獅掌猛然抬起頭看，對她眨眨眼，「已經天亮了嗎？」

「太陽已經半天高了！」

獅掌跳起來，睜大眼睛帶點罪惡感說：「灰毛有找我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才剛打獵回來。」冬青掌尖銳地回答。她開始整理床鋪，用牙齒拉一拉，甩掉溼氣讓空氣進來。「你為什麼看起來這麼累？」她咬著青苔含糊地問著。

「我沒睡好。」獅掌回答。

冬青掌看著他，他盯著地上看，迴避她的眼光。「獅掌，怎麼了嗎？」

「沒事。」他很快的回答。

「你確定？」

「當然！」他暴躁地回答。

冬青掌感到一陣難過。他們總是什麼事都彼此分享，但現在她想多知道一點，卻像在刺蝟身上抓跳蚤一樣難。除非牠自己跳出來，否則連碰也別想碰。

「好吧！好吧！你也沒有必要像要把我吃掉一樣！」她又開始拉青苔。

獅掌大步走過她身邊，「我沒有要吃掉妳。」他低聲說：「只是有時候做什麼事不想被問東問西！」他走出去，留下冬青掌獨自一個。

她嘆口氣，把正在整理的青苔丟在地上。或許松鴉掌知道獅掌怎麼了。他總是猜得透她的心事，或許他也知道獅掌的事。她穿過荊棘樹叢，朝巫醫窩走去。

松鴉掌正在石牆後的裂縫中把藥草分類。「我正在忙，」他頭也不抬地說：「葉池要我在她從育兒室回來之前，看看我們還需要什么藥草。」

「小貓咪生病了嗎？」冬青掌焦慮地問。

「黨西感冒了，」松鴉掌回答。「不嚴重，但雨這樣下，葉池想要先掌握好，免得情況變得更糟。」

「我想跟你談談獅掌的事。」她大膽地提出來。

「他生病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冬青掌坐下，希望松鴉掌也能停止手邊的工作，好好的跟她說話。「只是他最近很累，又愛生氣，每次我跟他說話，他總是很不耐煩的樣子。」

「我哪知道他怎麼了？」松鴉掌把一堆深綠色的葉子擺在一起。冬青掌試著要記住藥草名——畢竟她也受過一陣子巫醫訓練——但就是想不起來。

「你通常不是都會知道嗎！」

「妳和他住在同一個窩耶，」松鴉掌說：「而我整天和葉池黏在一起。」他語帶不滿地說道。

冬青掌坐著沉默了一會兒。那個柳掌的夢境已經讓她十分困擾，現在又加上獅掌的事。如果松鴉掌不想理會獅掌的事，他可能也不會管她河族朋友的事吧。不過……

她決定用迂迴戰術，這招在追蹤狡猾的獵物時也很管用。

「上次大集會，你跟柳掌講過話嗎？」她不經意地問著。

「沒講多少。」

「我想她很擔心你不喜歡她。」

「我為什麼要喜歡我遇到的每一隻貓呢？」松鴉掌發牢騷。

「那你為什麼要討厭你遇到的每一隻貓呢？」她回他一句。「柳掌很好，你用不著非讓她覺得不舒服吧。」

「我沒有讓她覺得怎麼樣啊。」松鴉掌繼續弄著藥草，「她想什麼都跟我無關。」

「在大集會的時候，你不覺得她很焦慮嗎？」冬青掌繼續追問：「你不覺得整個河族都怪怪的吗？」

松鴉掌抬起頭說，「也許吧。」他豎起耳朵，好像冬青掌終於引起他的注意了。

「所以這不是我憑空想像的？」

「想像什麼？」

「有事情困擾著河族？」

「妳覺得有嗎？」松鴉掌這會兒靠向她了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冬青掌不想製造謠言，讓河族看起來很弱勢的樣子。這樣會對朋友有不忠的感覺。而且，這也可能不是事實。「那你覺得呢？」

「我也說不上來。」

冬青掌感到一陣挫折。這樣的對話一直在繞圈圈！

「但我這次去月池，或許會找到一些蛛絲馬跡。」松鴉掌說。

對啊！巫醫們在月半的時候，都會去月池。再過幾天就是了。「如果發現什麼事困擾著柳掌，你會告訴我吧？」冬青掌問。

松鴉掌眯起眼睛說，「當然！我知道該怎麼做。」

冬青掌緊張地毛豎立著，「我可沒要你去刺探喔，」她喵聲說，「只要讓我知道，我的憂慮是不是多餘的……」

「好啦。」松鴉掌聳聳肩，又開始扒起另一堆藥草。

「冬青掌！」蕨毛在空地上叫著。

她趕快從巫醫窩裡出來，稍微鬆了一口氣。一片藍天在山谷上方的雲層中展現。

「趁著雨停，我們最好在樹林裡做訓練，」蕨毛說，「雲尾正要帶煤掌出去探索，我想我

們可以加入他們，好好認識我們的領域。」煤掌蹦蹦跳跳地過來，後面跟著雲尾和樺落。

「火星要我們去巡一巡狐狸的老窩。」樺落宣佈，「要確定那些小狐狸沒有再回來。」冬青掌渾身打顫，她還記得之前和弟弟們被小狐狸追的可怕遭遇。

「冬青掌，別擔心，」煤掌低聲說：「我會掩護妳！」

冬青掌跟著三個戰士走出營地時，輕拂過好友表示感謝說，「我也會掩護妳的。」當他們來到通往狐狸窩的下坡路時，冬青掌嗅了嗅空氣。她的腳掌發抖。狐狸！

「年輕的，母的，但是已經不新鮮了。」煤掌解說時鼻子還不停地抽動著。

「妳怎麼那麼確定？」冬青掌驚訝地問。據她所知，煤掌從來沒遇過狐狸，不可能會清楚地分辨牠的氣味。

煤掌聳聳肩說：「我就是知道。」

「她說對了，那已經不新鮮了。」雲尾說：「從落葉季開始這裡就沒有狐狸了。」

冬青掌看著她的朋友。有時候煤掌所說的或是所做的，好像比她應該知道的還多，但是她不像是會隱藏祕密的。這隻灰色的見習生一直領先三步走在她前頭，好像隨時都可以往前衝。或許她來過這裡，只是忘了。

雲尾顯然也想著同樣的事，「妳來過這裡？」

煤掌搖搖頭回答：「這絕對是第一次。」

雲尾和蕨毛互望了一眼，冬青掌猜想，他們也跟她一樣感到困惑吧。



貓頭鷹在山谷叫著，冬青掌被吵得翻來覆去，她伸掌去感覺獅掌的床鋪，想確定他還在，但一摸卻發現是空的。她睜開眼睛。

「獅掌？」她低聲嘶叫著。

沒有回應。她再伸遠一點，看他是不是滾到床鋪的另一邊。沒有，他確實不在。

「妳在找獅掌嗎？」罌掌在另一頭打呵欠說，「他出去好一會兒了。」

冬青掌坐起身，心跳加速。獅掌這樣失蹤的次數太多了。

「出什麼事嗎？」罌掌的眼睛在黑暗中閃亮著。

「沒——沒事。」不想引起其他見習生的懷疑。

「獅掌又去上廁所了嗎？」煤掌的聲音從她背後響起。「一定是他吃的那隻老歌鶉壞掉了。」

冬青掌對她的朋友感激不已，她顯然是在幫獅掌掩飾，不讓罌掌再繼續問更麻煩的問題。因為她知道那隻歌鶉絕對沒問題，是當天剛抓到的，很新鮮。

「我去看看他。」冬青掌說。

她爬出窩，匆忙沿著營地邊緣有陰影的地方，儘可能安靜地跟著獅掌的氣味，出了營地，穿過隱密的通道。你最好是在上廁所，冬青掌禱告著。

有腳步聲在她後頭響起。冬青掌停下腳步，回頭看。

「是我，」煤掌的喵聲從暗處響起，一隻灰色虎斑貓走出來，「我想妳可能需要同伴。」
「謝了。」如果獅掌真是來上廁所，那讓煤掌知道也無妨；但如果不是，而是和冬青掌所擔心的一樣，跑到森林裡去的話，那有個朋友來作伴也不錯。

她們一前一後擠過狹小的通道來到沙堆。

「他不在這裡。」煤掌低聲地說。

冬青掌嘆了一口氣，心一沉，「噢！不。」

「妳覺得他會在哪裡？」

冬青掌不敢回答。她猜得到他在黑夜掩護下溜出營地的原因，但她不想去相信。

「他往這條路走。」煤掌用鼻子指出通往湖邊的上坡路。

冬青掌心頭一緊，那條路是通到山脊然後再繞到沼澤地，也就是風族的領域。**或許他是去探險吧。**她雖然存著一絲希望，但心裡還是暗自懷疑，他是去找石楠掌。

「我們要不要跟蹤他？」煤掌看著冬青掌，眼神帶著焦慮。她也猜到了？不會吧，她怎麼會知道？

「也許不干我們的事！」冬青掌有氣無力地說。

「這當然是我們的事！同族的夥伴獨自在外，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怎麼辦？」

「這是妳跟蹤他的唯一理由嗎？怕他發生危險？」

「不，」煤掌坐下來說，「我想他現在做的事，會讓他後悔一輩子。」

冬青掌被朋友嚴肅的語氣嚇了一跳。「妳知道什麼我不知道的事嗎？」她問道。

煤掌搖搖頭，「這是我的感覺，我也說不上來。可是就覺得獅掌正在犯一個錯誤，一個從前也被犯過的錯誤，這種錯誤不該再延續下去，因為只會惹上麻煩……」

她的聲音漸漸變小，但她的眼光卻激動地閃著。

「好吧。」冬青掌無法忽視朋友和她自己的感受。直覺告訴她，獅掌正在違反戰士守則，她的責任就是要阻止他。她衝上斜坡，循著獅掌的氣味奔向山脊，很快的她們來到林邊。在她們面前是通往湖邊的下坡路，湖水在月光照映下波光粼粼。冬青掌眺望著遠方的沼澤地，希望看到獅掌，又希望不要看到他。如果獅掌只是夜間在雷族領地遊蕩就好了。

在黑影幢幢的石楠樹叢裡，並沒有任何動靜。冬青掌衝下斜坡，沿著兔徑到達粗獷的草地。愈靠近風族邊界，腳底下就有愈多泥煤的感覺。到了坡度漸緩的地方，石楠樹枝從小徑兩側伸出，湖水拍打沿岸的聲音也越來越大。

「妳聽到了嗎？」煤掌的嘶叫聲嚇了她一跳。

她豎起耳朵。一個由石楠樹叢環繞的山谷呈現在她們眼前。山谷裡傳出了聲音。冬青掌的尾巴豎立著，她認出獅掌的聲音。他的聲音聽起來是這些日子以來最快樂的。她匍匐向前，蹲低，躲在石楠樹叢後面。樹枝沙沙作響，她躡身在光禿的樹枝之間，往山坡上凝視。

她的弟弟像一隻興奮的小貓咪，正追逐著一顆青苔球。他撲向那正要落地的球，然後用力一揮，球飛向另一方向。一個柔軟的身影，從草地上一躍而起把球接住。她的斑紋在月光下十分耀眼。冬青掌的心像石頭一樣往下沉，是石楠掌。

「妳看起來並不訝異。」煤掌悄悄到她身邊，也看著草地的那一邊。

冬青掌搖搖頭，「我並不意外。」心不甘情不願的從石楠樹叢中走出來大喊，「獅掌！」獅掌和石楠掌突然靜止不動，惶恐的互相注視著對方，那顆球掉落地面。

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冬青掌質問著。

獅掌的眼光慢慢從石楠掌上轉向冬青掌。他用蔑視的眼神反問，「妳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「找你啊！」

「不准刺探我！」

冬青掌畏縮著。「你不應該在這裡，跟她玩！」她瞪著石楠掌。

「為什麼不行？她只是朋友。」

「外族的朋友！」

「妳和柳掌也是朋友啊！」

「我並沒有每晚都偷跑出去和她見面。」

獅掌想開口反對，但一個字也說不出口。冬青掌知道她口頭上占了上風。但從弟弟憤怒的眼神中看出，他並沒有讓步。他轉頭對石楠掌說：「我要走了。」

石楠掌低下頭來，嘆了口氣說，「我知道。」

冬青掌咬牙切齒地看著獅掌和那個風族見習生摩擦鼻尖道別，他真的以為他們之間只有友誼嗎？

獅掌走上斜坡看見煤掌。「妳有必要告訴全族嗎？」他對冬青掌嘶叫著。

煤掌輕彈了一下尾巴。「我來是為了冬青掌的安全，」她解釋著，「沒有別的貓知道。」

「他們不會知道的，」冬青掌說：「只要你遠離石楠掌。」

獅掌瞪著她說：「妳在威脅我？」

冬青掌倒退一步，他從來沒見過獅掌這麼生氣。即使是他們小時候吵架，他的眼光總是那麼不當一回事；但是現在，他的眼光冷得嚇人。

「如果你繼續和石楠掌碰面，我會告訴棘爪。」她堅決地說著，試圖不讓聲音發抖。獅掌怒髮衝冠。

「戰士守則禁止我們與外族交往是有原因的，」冬青掌繼續說，「當你的心思都在外的時候，怎麼能夠對本族效忠呢？」

「妳在指控我不忠嗎？」獅掌壓平耳朵。

「我知道你沒有不忠，」冬青掌說，「但是你會讓自己的處境很為難，這就是為什麼你一定要就此打住。」在外族有親戚而無法真心交朋友，就已經夠難的了。難道對獅掌來說，自己族裡的夥伴不夠嗎？

獅掌喉嚨發出一陣低吼，往冬青掌旁邊衝撞過去，走向樹林。冬青掌感覺到煤掌的尾巴拂過身旁，安撫她煩亂的毛。

「他會熬過去的。」煤掌有信心的說。

「希望如此，」冬青掌嘆口氣。她知道她做的是對的，但她沒想到獅掌的反應這麼激烈，好像他沒做錯事一樣。他會原諒她嗎？